

中外名人传记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人要有毅力，否则一事无成。
弱者等待时机，而强者制造时机。

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1867—1934

闻 勇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屈辱的童年·····	1
第二章 聪慧的少女·····	12
第三章 姐妹情深·····	21
第四章 小家庭教师·····	31
第五章 巴黎苦读时光·····	39
第六章 一生的伴侣·····	49
第七章 发现镭的第一步·····	60
第八章 最艰苦的发现之旅·····	73
第九章 比镭更珍贵的品德·····	87
第十章 诺贝尔奖获得者·····	99
第十一章 失去最爱的人·····	111
第十二章 再获诺贝尔奖·····	122
第十三章 伟大的战地医生·····	128
第十四章 两次美国之行·····	136
第十五章 奉献到生命尽头·····	142
居里夫人名言·····	151

第一章 屈辱的童年

波兰首都华沙是一座著名的东欧古城。关于华沙，有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很久以前，一个名叫齐格蒙特的国王在他的疆界内四处巡游，想为自己寻找一个理想的国都。一天，国王来到维斯瓦河边一座风景秀丽的孤家村落，这里只住着一户渔民。国王正陶醉于河畔美景之时，一条人身鱼尾的美人鱼从河里跳出水面，为国王唱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歌。国王立即爱上了这个地方，遂决定在这里建都。可是，这么美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呢？国王向正在河边嬉戏的渔家兄妹询问。“这个地方没有名字。”孩子回答。国王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哥哥答，叫“瓦尔斯(Wars)”，妹妹答，叫“沙娃(Sawa)”。多好听的名字啊，国王决定把这兄妹俩的名字连在一起，作为这个地方的名称，这就是“瓦尔沙娃”（中文译为“华沙”）。

然而，在历史上波兰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18世纪末，波兰先后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瓜分。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俄国统治了整个波兰，沙皇本人自封为波兰国王。为了让波兰人民彻底屈服，俄国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手段。沙皇派了大批警察和官吏来到波兰，谁敢反抗俄国，就要被处死或流放。沙皇还下令，禁止波兰人使用自己的语言，以俄语作为官方语言，所有的波兰语教科书都被没收，波兰孩子在学校里不但必须学习俄语，而且一旦出错，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从此，波兰人民生

活在沙皇俄国的白色恐怖之中。

不管多么艰难，生活总是在继续。1867年11月7日，华沙的一位物理教师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家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这户善良人家的第五个孩子诞生了。这是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红润润的嘴唇，连哭声都是那样悦耳。

这个漂亮的女婴给家里带来了难得的欢乐时光，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为这个孩子取名“玛丽”。不过，波兰人极喜欢用爱称。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总是用“素希雅”代替大女儿的名字苏菲，用“布罗妮雅”代替二女儿布罗妮施拉娃，三女儿海伦娜成了“海拉”，四子约瑟夫就成了“约齐欧”，对于全家人最宠爱的小女孩玛丽，大家都亲昵地叫她“玛妮雅”。

斯可罗多夫斯基出身于波兰一个小有名气的农村贵族地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圣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他主修数学和物理学，但非常爱好文学，特别是诗歌，而且能说八国语言。然而，最值得他骄傲的是，他真是选到了一个德才兼备的妻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是一个小地主家庭的长女，她温柔善良，而且多才多艺，斯可罗多夫斯基便是在一个温暖和煦的午后，被她那悦耳的歌声所吸引，并深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女孩。

玛妮雅出生的时候，母亲正担任一所寄宿女校校长，这是当地最好的女校，城里的有钱人家都抢着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玛妮雅一家人也住在这所学校里，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女孩子们清朗的读书声便从窗外传进屋内。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准备去给孩子们上课了。她轻轻走到小女儿玛妮雅身旁，玛妮雅还在熟睡，弯弯的嘴角似乎还挂着笑。她俯下身，打算吻一下女儿的额头，忽然又停住，只是用她那轻

柔的手指抚摸一下女儿的前额，便转身离去。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虽然经过多方调治，病情还是加重了。不过，这位坚强的夫人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且有序的生活，给别人一种身体健康的感觉。她知道这种可怕病症的危险，所以给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吃饭只用她专用的餐具，绝不拥吻她的孩子们。

1868年，乌拉狄斯拉夫·斯科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一家人搬离了弗瑞达路的那座小院。为了照管5个孩子，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

玛妮雅一天天长大了。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去年夏天和姐姐们在一条小河里划水，一玩就是好几个钟头；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上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只有她们知道的木板上晒干；记得那棵老菩提树，她和一群小伙伴在树边玩耍，她们还爬上树，在细枝间铺上白菜叶，在上面晾着醋栗、嫩胡萝卜和樱桃；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科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在她的记忆中，每天都是那样快乐。

可是，玛妮雅还是有点小心事。在玛妮雅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妈妈像自己的妈妈那样善良，那样美丽，那样聪明。她对妈妈怀着深深的敬意与热爱。在她这个年龄所能想象的最大幸福，就是紧紧挨在妈妈的裙裾旁，听她用好听的声音说话，从妈妈的一个眼神或一句话里，感受到妈妈对自己的关心与慈爱。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紧紧拉住妈妈的手。但是，这个时候妈妈总是

说：“放开我，玛妮雅，我有事，你到花园玩去。”

妈妈是讨厌自己吗？玛丽不相信。妈妈就是甩开自己的手的时候，那声音那眼神传达出的仍然是那么深沉的爱。这一点，小小的玛妮雅心中有数。可是，妈妈为什么从不亲吻自己？玛妮雅实在搞不明白。

晚上，从爸爸妈妈房里传出急促的干咳声。玛妮雅听得出是妈妈在咳嗽。有时候，那咳嗽声特别厉害，妈妈好像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玛妮雅觉得自己的胸腔里也一阵阵发紧发疼。“妈妈怎么啦？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玛妮雅问爸爸。爸爸只是紧皱着眉，摇摇头，什么话也不说。

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妈妈的咳嗽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爸爸脸上的忧愁也越来越浓。从此，每天晚上祈祷的时候，玛妮雅都要在晚祷辞里加上一句：“主啊，请保佑我妈妈恢复健康吧！”

玛妮雅4岁那年夏天，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带着5个儿女回到乡下。这里可真是孩子们的天堂，他们可以每天无忧无虑地嬉闹玩耍，可以大胆地说波兰话，唱波兰儿歌，因为这里没有秘密警察的监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明白，大自然对孩子们的成长有多么重要，她一有空闲就把孩子们带到小河边的草地上，边陪孩子们玩耍，边教大一点的孩子读书、写字。

有一天，她又带着孩子们来到小河边，正在讲故事，邻居来找她，让她去帮奶牛挤奶。夫人离开时，特地嘱咐大女儿素希雅，要她好好照顾弟妹们。妈妈离开后，二女儿布罗妮雅提议：“咱们每天认字母、背单词实在太无聊了，我们玩个游戏吧。”孩子们顿时来了精神，布罗妮雅得意地站起身，大声说道：“我们都见过妈妈给别人上课吧，我们就来做教师游戏吧。”于是，姐姐们让最小的妹妹玛妮雅当学生，玩起了“教师游戏”。她们用

纸板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然后教玛妮雅认字、朗读。姐姐总是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每当玛妮雅排错或念错的时候，她们就会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又弄错了呀？这个字母应该放在这里，这个词应该这样念。”

此后几个星期，“教师游戏”成为了孩子们每天的必玩游戏。玛妮雅似乎特别喜欢这个有趣的游戏，有时候，姐姐们都累了，她还缠着要把游戏继续做下去。

一天早晨，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打算检查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成果。母亲拿出一本书，指了一段很简单的文字让布罗妮雅念。布罗妮雅念得结结巴巴，在一旁的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书，很流利地读了起来。起初，周围的寂静使玛妮雅很得意，她大声读着，仿佛还在玩游戏一般。正读得起劲，玛妮雅抬起头，忽然发现，父母正满脸惊讶地看着自己，又看了看布罗妮雅，姐姐正满脸不高兴的样子。玛妮雅一下子慌了，仿佛自己闯了什么大祸，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毕竟她还只是一个4岁的孩子。

玛妮雅边哭边啜嚅着为自己辩解：“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敏感的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惹得爸爸妈妈生气了。

其实，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只是感到惊异，他们并没有教过玛妮雅读书，她怎么能读得那么好？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既为女儿的聪明感到高兴，也隐隐有一些担心。他们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深知教育方法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如果孩子过早地投入到枯燥的读书学习之中，只会让孩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最后往往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此后，每当玛妮雅想找姐姐们的书读时，她的妈妈总会轻声告诉她：“亲爱的，把书放下，你还是去院子里玩一会吧……你唱个歌给妈妈听吧，妈妈最喜欢听你唱歌了。”

可是，悠闲的乡村生活只是这个幸福家庭的插曲，一旦回到华沙，他们还是得在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下生活。

6岁那年，玛妮雅到父亲工作的学校上学了。虽然她可以放心读她喜欢的书了，但她并不开心。因为在学校里，她不得不学习那些俄国人指定的教材。一天放学后，她和姐姐素希雅一同回家。两个女孩一路上有说有笑，素希雅有着非凡的讲故事能力，她的想象力能给每一个轶事或神话加上非凡的渲染，满怀激情地表演给她的弟弟妹妹们听。

当她们走到学校右侧的一幢房子跟前时，两人忽然同时止住说笑，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幢灰砖砌成的房子总是显得阴沉沉的，所有的窗户一天到晚总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房子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在波兰的每一所公立学校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受迫害的教师与当密探的校长——斯可罗多夫斯基与依凡诺夫表面上虽然彼此客客气气，心里却暗藏极深的敌意。

这个依凡诺夫是个格外阴险的人。他对被迫用俄语教授本国孩子的属下，毫不留情，对他们时而甜言蜜语地恭维，时而用最粗俗的言辞斥责。依凡诺夫并不是一个喜欢孩子的人，但他没事就会假装热心地走到正在读书写字的孩子们身边，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一旦有哪个孩子一不小心写下了波兰词语，他便要毫不留情地把这个孩子责罚一番。有一次，斯可罗多夫斯基为替一个学生辩护，与依凡诺夫争吵起来。他说：“依凡诺夫先生，要是这

个孩子写错了一句话，那一定是由于疏忽。你写俄文也经常会的，我深信你和这个孩子一样，绝不是故意的……”从那一天起，他和依凡诺夫的关系变得异常冷淡。

那天回到家，玛妮雅悄悄溜进父亲的书房，父亲正低声和母亲谈着伊凡诺夫。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这些词让玛妮雅的耳朵都听得起了茧子，在她幼小的心灵中，这些词似乎包含着一种可怕的意义，她本能地想要躲开它们。

玛妮雅悄悄退出了书房，她转身走进了父亲的工作间。这个工作间，是这套房子里最好的屋子，也是玛妮雅觉得最有趣的屋子——那张桃花心木的法国写字台，那些覆着结实的红丝绒的扶手椅，使她肃然起敬。玛妮雅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梦想，自己长大了也能拥有这样的写字台，这样的扶手椅，她可以像父亲一样，坐在椅子上，看着学生们聚在周围做功课。

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玛妮雅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父亲就会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的面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再一个就是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璃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父亲上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课时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它们，父亲悄悄地走到她身后，看着小女孩那充满求知欲的大眼睛，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但玛妮雅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时常在心底

默默地吟诵着这几个字：“物……理……仪……器。”

玛妮雅上学后，很快表现出了惊人的智力与记忆力。虽然她比班上的同学要小两岁，但学习对她来说从来就不是难事。唯一让她有点担心的，就是她的数学和历史老师兼学监安多尼娜·巴尔斯卡小姐。巴尔斯卡小姐长得一点也不漂亮，她喜欢穿黑色的绸质上衣，从来都不是流行的式样。特别是她那张脸，总是板着，没有一丝笑纹。由于担任学监，批评学生的事情常常是由她来完成。

可是相处久了，玛妮雅发现，巴尔斯卡小姐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玛妮雅甚至发现，巴尔斯卡小姐在看自己的时候，眼神中竟然含着很深的慈爱，就像亲爱的母亲一样。的确，巴尔斯卡小姐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似乎都不觉得困难，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永远都是第一。

其实，巴尔斯卡小姐虽然表面上很冷漠，却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女性，只不过亡国奴的身份，让她不得不把如火般的激情深深藏在心底。但是，一到上历史课时，巴尔斯卡小姐就会格外兴奋，她常常偷偷地用波兰语给孩子们讲述波兰的历史和文化。

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止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巴尔斯卡小姐讲述波兰的历史：“波兰的历史是从波莱斯拉夫建立皮阿斯特王朝开始的。在14世纪中叶，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重新统一了波兰；1596年，华沙成为了波兰共和国的首都。但是现在，我们的祖国正遭受不幸，她正在被俄国奴役。作为波兰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不能忘记祖先留下的遗产，我们波兰人不能永远做俄国的奴隶。”

突然，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是信号，督学官霍恩堡来检查课堂教学了。

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早有准备的学生们立刻迅速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5个学生刚刚喘着气回来坐好，教室的门开了，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穿着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孩子们都低着头，手指上戴着顶针，用心做着针线活。课桌上散乱地摆放着剪刀和线轴，讲台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俄文课本。督学官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巴尔斯卡小姐从容地用俄语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霍恩堡好像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慢慢走近一名学生，突然他一把将身边的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笔记，没有一本书。

巴尔斯卡小姐让学生们坐好，学生们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

霍恩堡看了一眼面前的老师，问道：“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巴尔斯卡小姐十分镇静地回答。

霍恩堡点点头，说道：“虽然我们的政府不喜欢这个作家，不过他毕竟是个俄国人。”说着，他像狼一样把整个教室巡视了

一遍，然后拉过一张椅子坐下，回头吩咐巴尔斯卡小姐：“你叫起一个学生来，我有话要问。”

玛妮雅坐在第三排上，她本能地把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我的上帝，叫别人吧，不要叫我，千万不要叫我！”但是，她知道老师一定要叫她。过去，每次政府督学来的时候，只要问话，老师总会叫她，因为她学习成绩最好，俄语讲得也最流利。

果然，巴尔斯卡小姐喊了玛妮雅的名字。小姑娘站起来，眼睛直直地盯着督学官。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

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背出祈祷文，丝毫不错。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霍恩堡又一次发问。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督学满意地点点头，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也很标准，简直跟生活在俄国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再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玛妮雅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笑了，他却注意到，小姑娘的脸色惨白，她正在努力压抑住心中的屈辱感。

霍恩堡还在不停地发问：“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督学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他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兴头上的督学为了取乐，他又问：“谁统治我们？”“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

考问结束，霍恩堡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此时，玛妮雅的眼泪已经哗哗地流下来。巴尔斯卡小姐轻轻对玛妮雅招手：“到这儿来，我的孩子。”玛妮雅离开座位，走到老师面前，这位老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吻着孩子的额头。玛妮雅再也压抑不住，趴在老师怀里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

玛妮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她看到了国家的苦难，看到了波兰人民受到的屈辱，但是，她痛恨自己，自己是这样弱小，对所有这一切，她无能为力。玛妮雅开始把自己关进书本里，她觉得，只有在书的海洋里，自己才能感觉到快乐。

第二章 聪慧的少女

一转眼，四年过去了。对玛妮雅而言，过去的四年，犹如一场噩梦，种种不幸的事情，接连打击斯克罗多夫斯基一家。先是斯克罗多夫斯基夫人带着大姐素希雅到法国东部的尼斯去了。临走前，母亲抚摸着玛妮雅的脸说：“妈妈出去治病了，妈妈把病看好后就回来，以后再也不离开我的玛妮雅小心肝了。”

母亲走后，玛妮雅经常做一个梦，她梦见妈妈回来了，妈妈又恢复了从前的美丽：那秀丽的面庞，简单地编成辫子的光滑浓发，弯弯的娥眉，那双长而美丽的灰色眼睛中，显现出温柔的光。母亲拉着她的手在河边快乐地奔跑，边跑边唱着孩童时的歌谣：拍拍小手，我们会去奶奶的家，奶奶给我们牛奶，和着爷爷的姜饼干。

然而，一年之后，玛妮雅再看到母亲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面前这个变老了的、被无情地刻了满脸皱纹的妇人是自己的妈妈。此时，母亲的结核病更重了，本来在巴黎的治疗有一些效果，可是，家中突发变故，让治疗不得不终止。原来，由于得罪了校长依凡诺夫，这个阴险的家伙趁斯克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外出度假的时候，偷偷到教育局去告了一状。等到斯克罗多夫斯基先生回到学校后，他在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衔，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销。

失去工作后，几度迁居，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住定了。因为给母亲看病，家中的积蓄几乎花光了，现在父亲又失去了工作，玛妮雅一家人的生活顿时变得艰难起来。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只能收一些寄宿学生，靠给他们办补习班来赚一些钱。但是这远远不够维持妻子在巴黎疗养的费用。心急如焚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铤而走险，他在一个做投机生意的远房兄弟的劝说下，拿出家中最后的一些钱，投资于一种“神奇的”蒸汽磨，结果赔得血本无归。这素来谨慎的教师深深懊悔自己的错误，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让妻子终止治疗，回到家里。

虽然穷，但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仍然生活得充满希望。父亲和母亲在家给学生上课，玛妮雅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放学了，就回家帮家里做家务。小院子里，经常热闹得像个小磨坊一样。

然而，厄运并没有远离善良的玛妮雅一家。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学生患上了可怕的斑疹伤寒，并传染给了布罗妮雅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要尽力压住自己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

一个星期三，父亲带着约瑟夫、海拉和玛妮雅，来到大姐素希雅跟前。玛妮雅已经好多天没有看见大姐了。那天，玛妮雅看到，大姐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素希雅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但脸上似乎是在微笑，样子依旧是那样美丽。这是玛妮雅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玛妮雅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默默地走在父亲身边，她甚至都不知道哭，因为，才9岁的她还在奢望着，也许，素希雅只是太累了，她再睡一会儿就会回来，回来教她读书，教她唱歌。那天，悲伤笼罩着这个家庭，正在恢复期中的布

罗妮雅，伏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孩子早逝，最伤感的无疑是母亲，可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却不敢出去安慰她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孩子去呼吸新鲜空气，让他们远离自己这间狭小的住房。从窗户中她看见，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雅脸色苍白，闷闷不乐。夫人不禁担心起来，这个最讨人疼爱的玛妮雅有着那样一颗智慧而敏感的心，她又是那样的善良，那样需要得到别人的爱。夫人多想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娶回最漂亮的姑娘，嫁给最帅气的小伙儿，可是，这些事，她都看不见了。

这年11月，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与世长辞。那天的天空特别阴沉，在姑妈卢希雅的带领下，玛妮雅和海拉又一次穿上素黑色的小外衣，走进那窄窄的哥特式大门，在这间阴暗的教堂里又向前走了几步，玛妮雅就颤抖着跪了下去。玛妮雅在心中向上帝祈求：她热切地请求仁慈的上帝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了母亲，她愿意替母亲去死。

母亲去世后，悲伤的气氛在加美利特路的这所小院中游荡。现在，布罗妮雅住母亲的屋子，只有海拉和玛妮雅还睡在从前那张拥挤的床上。斯可罗多夫斯基匆匆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负责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

玛妮雅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这只是男人的照料。玛妮雅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大姐素希雅死了，母亲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玛妮雅不到10岁就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但是，这种残酷使

她变得坚强起来。她从来没有诉过苦，她的内心一天天变得骄傲起来，她决不肯听天由命，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向不公平的命运挑战。

这种骄傲成为玛妮雅他们兄妹几个身上可贵的品质，生活的变故没有磨去他们的意志，相反，他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他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对斯可罗多夫斯基家族来说，是莫大的幸运，虽然这一家人刚刚遭到灾难，却因此走向了未来的辉煌。在5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4个却激发出来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兄妹4个最后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1883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人聚在院中的小桌边吃早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心情比这朗朗的日光还要敞亮。自从妻子和大女儿苏菲去世后，这个男人一直深陷于痛苦与思念之中。但是，他没有被压垮，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四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睡的很少，吃的也很简单，省下的每一个卢布，都留给了孩子们。因为忙碌，他很久都没有和自己的孩子们像这样在一起好好吃一餐饭了。看着面前这些可爱、优秀的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觉得，与现在享受的幸福感相比，自己再吃多少苦也是值得的。

这确实是几个优秀的孩子。16岁的海拉，颇长娴雅，毫无疑问是这一家的小美人；布罗妮雅的病已经好了，脸庞鲜艳得像一朵盛开的花，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约瑟夫穿着学校制服，这个喜欢运动的男孩，体格就像北欧运动员；玛妮雅也长高了、长胖了，眼睛明亮，头发光润，皮肤白嫩，有了几分少女的神韵。

布罗妮雅已经不是女学生，而是“女士”了。她现在操持家